



南唐書卷之九

列傳第四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
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
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揚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
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飲
啗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
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
兵十萬來爭其地屯于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爲之援
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

軍圍蘇州不克耻之稱疾不出可求即卧内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為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為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

地始定以本為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歎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道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為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洛陽吳遣司農卿盧蘋使于洛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為

雄武統軍出爲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朴伎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爲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瀝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

節度使

李德誠廣陵人也少事宣州趙鏗爲給使吳攻宣州鏗敗德誠及韓球猶隨左右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爲主鏗使德誠往諭進思以城降德誠暴得熱疾委頓不能受命乃使球往進思斬球擲其首於外德誠是夕即愈鏗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遷淮南馬步軍使擒安仁義於潤州以功拜潤州留後歷撫虔洪三鎮加中書令封南平王烈祖建齊國德誠率諸將勸進乃其子建勳之謀也昇元中德誠自洪州入朝烈祖以德誠前代功臣父子皆叅佐命優禮之聞其

來覲遣內夫人迎於道

六官之職因事以書其借

百寮候於門朝

堂設幄爲具每有大議遣執政就第諮問信王景達

先娶德誠女烈祖復姓有司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

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楊氏將帥

德誠最無大功特以姻婭顯達而名位壽考諸將莫

及有子二十人建勳爲相而建封爲將相無阿黨將

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皆任右職建勳別傳

王輿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始爲小校從周本伐

危全諷將戰本親臨賊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一小

營謂輿曰往攻彼以撓賊輿唯唯不行本曰爾憚往

耶輿曰公必若以輿爲可使願得此柵攻之往彼何

爲本大喜曰亦知此爲賊要害耶乃命之輿乘輕舟

先進破其前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之遂擒全諷累

遷諸軍都虞候讓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兵者尤難

其人烈祖以輿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法出爲光州

刺史先是輿兄子拯爲海州副使叛入北方以爲刺

史聞輿在光州間遣親信通書幣輿執之以聞因求

罷郡復爲控鶴都虞候遷左金吾大將軍除浙西節

度使從讓皇至潤州移鎮鄂州監軍甄庭堅與輿不

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

輿先知之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與中使遇庭堅懼從其計遂獲免由是寮屬稱其長者輿少時從軍圍潤州爲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旁一人中之猶死輿卧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輿伏劍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輿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終爲使相卒年七十四兄綰爲虔州節度使先卒

李章廬江人從吳武王爲騎將與朱瑾相悅瑾殺徐

知訓自劉義祖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隸洪州爲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尚壯善撫士卒勤於職務出爲虔州節度使爲理嚴重禁戢左右賓禮寮屬會周本卒移鎮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十王安廬江人也少投吳武王爲親兵武王嘗升高塚望敵安捧匱器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陣旁有執槊者疾走徑趨王所左右驚惕失措安置匱器於地取弓射之一發而殪徐內弓毀中復捧器如初顏色不

變武王竒之曰汝有器度當至富貴因加獎拔累遷
袁州刺史歷典數郡皆以沉默寬厚為理事烈祖為
神武統軍代李章為虔州節度使卒年七十三
韋建少居吳武王軍中嘗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
州王綰為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群盜充斥建率
勵勇士所至克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為左
衛使出為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淳厚清靜自處
無所侵撓郡中大治數年入為統軍以劉仁贍代之
仁贍敏晤親綜簿書時有釐革郡政益治而百姓猶
思建焉歷任皆如是至老不衰出為鄂州節度使卒

年八十

高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軍中劉信平虔州
審思為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為人重厚寡言烈祖竒
之常使綜領親兵拜壽州節度使增修城隍守備甚
嚴或謂之曰以公威畧守此堅城何懼而過為畏懦
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過為之防上策也顯
德之役壽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

後事舊
史云

南唐書卷之九

南唐書卷之十
列傳第五

嗚呼論其時則南唐號爲文獻之地繩以法則可嘉之士無幾幸而獲全始終者菰蘆之才信有之矣

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秉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勳起家爲金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爲副使預禪代之

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即位東宮官屬稍稍侵
權罷建勳爲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
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
先是宋齊丘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
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
老無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
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
者欲求數年閑適爾因爲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
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
不詳練惜乎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

不得行其爲詩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
於時保大十年卒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歛以布素
曠野深塋任民耕闢不須封樹暨甲戌之後公卿塋
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建勳以不知葬所獲免

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貞爲秦
隴判官茂貞卒從儼襲位補寶雞令從儼左右有惡
之者夢錫渡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薦爲大理司
直從至金陵爲觀察推官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
禮部貞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爲有識量命直中
書省叅掌詔命夢錫重厚詞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

事。中時以樞密院隸門下機務多委焉。夢錫數言時政繁碎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又言宋齊丘陳覺姦邪馮延巳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宮。元宗即位許以翰林學士待之。而以齊丘故黜爲池州節度判官。及齊丘罷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爲學士。如初。既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爲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夢錫無子。以其壻王繼沂掌家務。

或言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爲之一空。奏黜繼沂于虔州。時馮延巳爲相。劾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病留廣陵。東都留守周宗常敦喻之。明年牽復。尋改吏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割地之後公卿在座有言及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常欲致君爲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往往喑鳴大咤。以故不爲士大夫景慕。然其循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顯德五年卒。年六十一。踰月宋齊丘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嚴續字興宗。父可求。善籌畫。爲吳相。續以父廕補千

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
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爲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
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丘用事續常守正
不爲黨附常夢錫屢言齊丘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
觀大臣中唯嚴續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可助之
夢錫因喻旨於續續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
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頃之復爲中書侍
郎兼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爲中書侍
郎知尚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罷爲
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即位

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
協遂出鎮浙西逾年稱疾罷歸卒於私第晚歲尤屈
身下士旌別善惡壽春人劉奐有學識性方言直動
多忤物續薦之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
自以少貴倦學命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諸子及孫
舉進士者十餘人續疾病不亂與賓客譚論如平常
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
羣臣所宜用捨者辭氣忼慨翌日卒
潘承祐晉安人仕吳爲光州司法叅軍郡有大獄羣
吏不直承祐固爭之不得因棄官歸閩嶺及王氏據

閩仕至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爲度支判官延政與福州構隙承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閱以誇示之辭氣益悖承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謂軍士曰汝可爲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蚤死爲幸久之乃解及延政僭號以爲吏部尚書而用其倖臣楊思恭爲僕射承祐復爭遂承祐歸私第查文徽下建州以禮致之元宗以爲衛尉少卿遷鴻臚卿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言薦陳誨林仁肇皆著功效老病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於洪

州西山其子慎修官至貞外郎

鳴嘯續薦劉奐以其直承祐薦陳誨林仁肇以其忠忠直之効獨立於亂世難矣哉然非忠直之難而知其忠直者爲尤難予於續承祐有取焉

游簡言字敏中其先建安人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時仕吳爲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爲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爲戶曹參軍掌元帥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爲阿附

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毘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其子遜爲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即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寮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以執方不爲群輩所附人有請托者必固違戾不復顧其理道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碭山人少遊長安後避亂江淮

事吳爲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輔政以潯陽爲封邑乃以延翰爲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爲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爲左街使率意驕暴延翰劾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即考試公平詳審士論美之兼知選事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元宗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凡所議論必盡公正咸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得傾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禪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爲晚既而多病機務廢

關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卒年五十七士大夫歎惜之贈太傅

徐玠字蘊珪彭城人也敏幹有辭辯事郡帥崔洪為軍吏與洪同歸于吳吳武王署玠為糧料使拜吉州刺史貪猥不治罷之徐義祖出鎮潤昇辟玠行軍司馬性詭佞善揣人意會烈祖輔政人望頗歸玠諷義祖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宜以嫡子代之溫即遣其子知詢入廣陵將代烈祖輔政會溫暴卒知詢還金陵拜昇州節度使如溫之制所為多不法玠知其必敗反自結於烈祖烈祖出鎮金陵仍以玠

為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晟首贊禪代遂拜右丞相出鎮宣州玠妻楊吳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之子義祖攻宣州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玠連鎮宣洪二郡皆以貪濁為理營求百端人多鄙之罷鎮復相位拜司徒兼侍中特以舊人崇其虛名實不與政好修養服餌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者其鄙吝如此保大元年卒

李夷鄴不知何許人也昇元中為翰林學士烈祖殂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鄴

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即位語夷鄴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夷鄴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常遺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衆夷鄴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輒來自倒之矣其踈豁多類此嗚呼士之可貴者信義而已履信抱義而不奪於勢利則終始一節尚何渝哉徐玠始甚構先主既而附之以閱知詢與夫崔湜反覆於彥範三思之間者何

異初徐溫忌李遇功使玠伺隙旋覆遇宗楊氏遂以讐人爲所天及觀舊治廼感憤卒嚮也不能即死以全其節既又貳於新人而懷其舊與夫從一而終者異矣

南唐書卷之十一
列傳第六

刁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
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為親兵茂章叛入
越彥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
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
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劔招之給曰我從王府來
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眾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
以為軍事校使屬徐知訓知恣橫彥能每以書切
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眾劫吳主登門

欲誅知訓朱瑾麾兵却之彥能手劍斬謙知訓忌烈祖每欲加害嘗召烈祖飲伏劍士於室中彥能行酒以手搯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酗決欲害烈祖徐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彥能劍使追殺之及於中塗彥能舉劍揚袖以示烈祖還給以弗及既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善之復使事知諫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衛叙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元宗即位出爲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喜讀

書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荅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修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常蓬首裸袒彥能在座則皆儼然卒年六十有八

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左右署爲牙吏多使喻旨四方敏於事任恩寵日洽義祖卒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茗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紙示之知詢

覲顏而已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履嫌疑因理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丘以禪代之事齊丘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滅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黜于池州數歲復召如初既贊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爲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爲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鎮浙西久矣文正嘗預公宴俛首咋曰下官飲量基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

而宗不之罪其寬厚類如此連歷將相奉法循理然貲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留守東都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丘撫棺哭曰君太能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侈靡之盛冠于當時

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爲將仁裕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爲右職烈祖移鎮潤州仁裕監蒜山渡

首聞朱瑾之亂馳白烈祖即以州兵渡江定亂烈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為興國公主出為楚州刺史入為左金吾大將軍烈祖受禪遷潤州節度使明年移鎮廬州為理寬簡吏民便之烈祖左右小臣貴達者唯仁裕與周宗為親信周宗後富而仁裕常貧宗力贊禪代之事仁裕多就外任無所關預時人稱其長者卒年三十九子文義別傳

嗚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君子知時之無止知分之無常則貴賤上下吾何預焉况生亂世事偏國易牛

衣以畫錦起徒步為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正之抗周宗豈足以識此哉

何敬洙幼為吳將李簡廝養簡性殘忍左右過憊鮮獲全活敬洙暮與羣兒戲庭下有蒼頭取簡所愛端硯戲諸僮曰誰敢破此羣僮聳肩吐舌相視敬洙厲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破之翌日簡責破硯之由敬洙自陳因壯其果敢捨之勿殺簡鎮鄂州令相術董紹顏徧閱諸子紹顏曰諸郎皆善然祿壽無及公者時敬洙侍側指敬洙曰此竒相也可與公齊簡由是益竒之視如已子及長用為軍校敬洙軀貌短陋而

趨捷有力簡卒烈祖以爲金陵裨將累遷天威軍都
虞候建州之後爲應援使初至以爲僻陋山郡不當
勞師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勢不可止乃與邊鎬
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應
受上賞王建封爭之以爲已功敬洙於是推建封功
第一除敬洙楚州刺史嘗從數人親出里巷察人疾
苦吏之苛刻無不知之每坐廳事與賓客譚宴民有
白事者隨其所言親加剖析無不厭服會連歲出師
楚州當供億之地民不知勞亦敬洙爲之節制也及
移鎮鄂州稍自矜驕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郭

外居人入城爲備敬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爲戰場曰
職當効死於此安能閉門自困也元宗善之未幾召
還都年老有足疾後主以其勲舊優禮之拜上將軍
奉以上公之秩列門戟卒年七十七

柴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以父
廕爲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聲
酒爲務雖職當偏將而未嘗言兵時皆以爲非才故
久不遷亦不屑意淮甸兵起越人寇常州以克宏爲
撫州刺史克宏上書乞從軍効用元宗善之使帥師
救常州時精兵皆在江北克宏將老弱數千介冑朽

蠹入白樞密副使李徵古曰今以羸兵赴難器甲當得堅利者此色何用徵古素輕其為人因慢罵遣之衆皆憤怒而克宏怡然進及京口徵古使召還以朱業代將克宏不從至常州徵古又使召之克宏曰吾刻日破敵爾來召我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李樞密之命克宏曰李樞密親來軍容在我况其使乎遂斬以徇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爲武烈大帝賊走朱業方至克宏善遇之以功拜江州節度使

復請北出命未下而發瘍卒克宏嘗爲宣州巡檢使宣州城隍不修戰守無備問其故吏云自頃年田頔李遇繼叛後爲宣州者無復爲兵備克宏大笑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即繕修守禦之備不日完緝明年越寇至郡人安之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事吳有功爲濠州刺史振威名於境上世典濠梁崇俊弱冠嗣父仁規位爲濠州刺史仁規苛酷崇俊初立頗務仁惠數年之後亦漸專恣不拘文法多蓄無賴輩使之過淮剽掠鄉邑獲美婦良馬以自奉雖然郡中畏憚政亦甚

理嘗招集騎士得數百人則被以精甲貢于金陵以幸恩寵俄升濠州爲定遠軍遂拜節度使其子節尚元宗女太寧公主會壽州姚景死崇俊重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元宗佯不認其意乃移鎮壽州而使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卒年四十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爲軍校小心敏幹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爲歙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

文鎮之即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爲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效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即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年張遇賢爲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師建州鎬

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剋建泉汀漳等州
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州刺
史八年馬希萼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界
上覘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
龍回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款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
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
建州民所剋獲唯以全活爲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
及剋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出
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爲邊和尚由是用事
者以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於楚鎬不能

鎮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
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
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鎬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
與許文績皆被擒

南唐書卷之十二

列傳第七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求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歉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尅攻武州又不尅遂

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姚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烈祖烈祖遣祖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陸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徙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等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

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維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同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斥堠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來奔始晦迹務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入爲武衛上將軍以病卒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

南北終無挫衄焉
李金全其先出於土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
驍勇善騎射常從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龍武
節度使務爲貪暴罷歸獻馬百匹居數日又獻明宗
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
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
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使王暉殺
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招
暉許爲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
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

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西走爲從進兵所
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
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
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
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
苟將軍持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晉高祖不能詰即
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
事所爲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
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
而不遣金全容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

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
及頒賜所俘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
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
殺令圖而鳩仁沼天福五年夏晉高祖以馬全節代
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寃漢榮大懼給
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
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
全信之遂送款于烈祖晉高祖發兵三萬授馬全節
討之烈祖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金全來
奔行至泌川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入安州大掠

而還為晉兵所躡大敗我師於馬黃谷承裕戰死烈
祖以金全為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
守貞以河中反乞兵於金陵金全與查文徽等出師
沐陽諸將銳於進取金全獨以為遠不相及乃止保
大九年以金全為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食候
言澗有羸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曰過澗者斬及
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
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還為功大矣其後
不復用卒於鎮

王彥儔上蔡人也少為本郡軍校同光末諸郡皆亂

同輩六人告彥儔曰天下紛紛能者先立我輩空自
困可相與起事彥儔給曰吾當宿直爾以兵入吾爲
內應是夜六人果至彥儔伏劍盡斬之呼刺史曰彥
儔巡警無狀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親出以安
衆刺史出彥儔又斬之自領州事衆不附遂來奔于
吳烈祖以爲都押衙累遷和州刺史入爲天威統軍
彥儔自以發迹凶亂於是小心勤恪烈祖善之親至
其家拜其父及烈祖受禪拜池和節度使時給事中
常夢錫左遷池州幕府彥儔待之盡禮人稱其有識
量焉

林仁肇建陽人也剛毅有膂力姿質偉岸文身爲虎
兒因謂之林虎兒事閩爲裨將閩亡潘承祐薦之署
爲軍校周世宗征淮甸仁肇將偏師出援壽州攻城
南大寨斬獲甚衆遂破濠州水柵以功授淮南屯營
應援使周人據正陽浮橋以爲糧道仁肇率敢死士
載芻藁舉火焚橋逆風火弗及熾合戰不克仁
肇殿而退周駙馬都尉張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
追仁肇射之矢至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
未可逼也及割地拜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
進以揚州叛朝廷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

千入仁肇密說後主曰中原承衰亂之後前年征蜀
今取交廣還往數千里兵必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
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
取淮甸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
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
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
爲洪州節度使留守南都仁肇素出於偏伍雖在將
帥之位常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
甫繼勳朱令贇輩不協因搆仁肇求援皇朝欲自王
江西後主潛使人鳩之仁肇少有風疾口氣頗臭醫

工云肺掩不正及遇鳩而家人訝其不臭翌日卒初
仁肇見知於陳喬喬曰令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
迫蹙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
臣吾不知其死所矣

此爲喬
死張本

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異之因小
字阿鐵及長趨捷有勇又呼爲陳鐵事王氏有戰功
建州被圍誨數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爲王建
封所獲將殺之誨走自歸查文徽文徽禮之復以爲
將使領兵招懷散亡文徽數表其能閩人潘承祐亦
薦之授劍州刺史破馬先進以功拜建州節度使委

以南方之事誨繕修守備郡政無斁周師伐淮甸誨遣其子德誠率師赴難壽春之役諸將多逗撓唯德誠力戰未嘗挫衄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是恩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劔州刺史謙為留後召誨還都疾甚後主親往視之未幾卒

申屠令堅山東人也無賴好博膂力絕人晉漢之間為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死則為健卒因市酒為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大七年附賊帥咸師明來歸起卒伍累遷偏將淮甸兵起出

援壽春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奮擊前無勁敵遂復濠州以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即位常掌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主歸于京師委諭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不降未發而令堅卒

南唐書卷之十三
儒者傳上第八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題接武而衣冠典禮會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於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於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於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於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

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作儒者傳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北
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平北海光
嗣見殺熙載來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
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爲正室連補和常滁三州從事
亦晏然不介意烈祖受禪除秘書郎輔元宗于東宮
熙載譚笑而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
郎史館脩撰於是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前後
數上又言凶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由是宋齊丘
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

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謚法廟號皆成於
熙載之手既葬遷知制誥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爲馮
延巳劾奏罷其職陳覺等喪師南閩特赦不誅熙載
上疏請置于法元宗手札敦諭而宋齊丘大怒乃誣
以醉酒披猖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
久之徵爲虞部郎中史館脩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
雅有元和之風建鐵錢之議遷兵部尚書既而錢貨
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
云未到故鄉時將爲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
到日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

館秋歸來牕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
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僕本
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
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
江南何不食剥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爾
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中原使至熙
載接伴給曰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况
忝世舊故不可跪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布四方
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爲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
數千緡廣納儒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

徒爲門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
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
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厨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
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僞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
秩錫賚尚優而謂厨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
逐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疋綿千兩以充時服
熙載上謝御批其畧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
瑕疵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于昏旦賜綿絹令禦
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
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而

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外入朝辭復上表
乞住闕下其畧曰朽作無生之骨猶思仰慕於聖賢
生為萬物之靈寧使困窮於終老魂凝象闕心滯金
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於四紀抒
誠已歷於三朝無煨草之功可資於國有滔天之罪
見絕於時陛下以無為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
寬於時宥叨感深仁而再遷欲赴於遐征轉資陰德
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
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
表上未報於是盡出羣婢使之即散後主乃喜遂以

為祕書監羣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於今乃知卿
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
要覽贈中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
痛惜之以為不得熙載為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
潘佑以謂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事也乃
贈熙載平章事謚文靖葬梅顛崗謝安墓側命集賢
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
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
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輟未勝衣歌妓
姿色纖妙者歸焉熙載受之文既成但叙其譜裔品

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上寫一闋於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宋齊丘自署碑碣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喜提獎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自繕寫仍為播之聲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為神仙中人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興中舉進士為河南府巡官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檢操文蔚既擅價一時又勵行義自為郎時南唐禮

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之遂正朝廷紀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於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既葬以文蔚遷居諫職以熙載遷知制誥論者美之以為各當其任文蔚之居諫職秉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宋齊丘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及宋齊丘拜為諫議大夫而延巳為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既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為江州司士

延巳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巳自臨川
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
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於時者如此後事
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於北土
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
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晉高祖
即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
知越以鷹詩誚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翻未肯平原淺
草飛遂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禱祠
燕餞之文越多為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貲外中

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謂潭衡一
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為難既而進
兵于衡遂殺王建期進攻潭州邊鎬遯歸諸郡皆降
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
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為首稱舊史
多亡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貲外郎鄭谷避
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
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為詩
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
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魴

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
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襍蒼虬跡坐久煙消
寶鴨香非鑪上作而何闔座大笑金山寺題詠衆因
稱道唐張祐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
衆皆閣筆魴復吟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
懸倒影鐘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
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號爲絕唱有詩百篇行于
世烈祖召見授宗正郎卒

嗚呼居田里中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賈誼欲
係單于之頸遠羈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尚豈易

量耶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
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淮用吾爲相當長驅以
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淮如探囊中物爾
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落魄終不得
大用及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夫生不能用死而誅之
者何異哉

南唐書卷之十三

南唐書卷之十四
儒者傳下第九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
浹日不盥貺卒猶居二十年詩長於五言自號五言
金城後主即位詣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
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
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爲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
旅二年俟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寶松相善陳
貺嘗謂已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
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

受圍洞爲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
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好沾巾
初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洞以譏之開寶八
年卒其遺集行于世

賈島字浪仙

江爲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遊廬山白
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
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
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
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
求舉屢黜于有司爲怏怏不能自已欲束書亡越而

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爲嘗吟隋堤柳詩云
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
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

汪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
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
國阜民爲務烈祖善之而宋齊丘疾其才高屢爲詆
訾台符由是不平齊丘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誚之曰
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丘大慚改
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蚶蚶
磯下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

爲定制又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
皆用台符之言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
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丘總相府事虛白放
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丘欲窮其伎因宴寮屬而致
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
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昉大驚及見烈祖說
之曰今據江淮摘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
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
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暇北顧乃署

郡從事虛白耻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
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爲治之
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
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
及畫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謂云舟車有限泔汀
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
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
一聯云風雨撥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
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郭昭慶其先爲廬陵禾川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

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縛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儼案法議徙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之人皆以爲寃會宋齊丘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爲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遺旨以懲勸褒貶爲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雕虫臣自少耻而不爲因得召對補楊子尉不受復歸禾川邑宰覽之修謁往候昭慶不與之見宰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爲新擬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

抵皆指述池州采石堤要害備禦之處及東海隅可以拓之之畧後主覽而悅之遂署爲著作郎常以才名自居然朝無引援久之不遷開寶歲貢方物牋表及使命廷勞燕餞之辭一出於昭慶 皇朝諸公亦推其辭藻徐鉉徐錯尤嫉之錯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慶怒乃詬而擲之由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師義爲隣而師義與錯爲姻婭錯因令師義召昭慶飲潛置鴆于酒昭慶飲之不疑詰旦入朝及階而仆扶出遂絕諸竅皆出血昭慶前所獻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唯唐

春秋爲鉉錯所匿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虵出篋雪侵衣之句德誠勉令就仕乃薦仁傑于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旬沫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疑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如何人或對曰亦詩中苦吟者也然其遠人慕化而至宜姑息而已時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荅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

溧陽簿考滿出吉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疇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士吟嘯終日曾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伍喬廬江人也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已右者遂渡江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讀易二字倏爾而却喬默審其祥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迨數年山下有僧夜夢人指大星曰此伍喬星也僧與喬初不相知達旦入國學訪問得喬喜甚勉之

進取喬以匱乏告僧輒罄橐予之喬出與郡計明年春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是歲同試數百人初中有司之選者必延之陞堂而加慰飲焉先是宋貞觀登坐張洎續至主司覽程文遂揖貞觀南坐而引洎西首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讀之驚嘆乃以貞觀處席北辟洎居南登喬爲賓首覆考榜出喬果第一洎第二貞觀第三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命勒喬程文于石以爲永式署宣州幕府考滿遷考功郎卒于官

周彬和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讓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以致豐美而獨不調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耶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代之後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省母以所得金玉繒幣陳列于庭彬顧其妻曰伯叔田畝孰愈妻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所能知彬素鄙於鄉里至是猶有嫚言者親友以告彬笑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丘况庸人乎授大理司直以母憂

南唐書卷之四
歸葬謁禾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
察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
白日服闋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覲顏而去
爲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解之秩滿邑
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于官

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爲爲羈旅
卧病寶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爲德之與處數年終
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于當世百勝軍節度使
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
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

城詩云鴈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
羸驥依前去目斷遙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其爲當
時延譽類如此晚進儒生求爲師事者多齎金帛不
遠數百里輻輳其門寶松黷貨每授弟子未嘗會講
唯賞帛稍厚者背衆與議而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
葫蘆兒授之將待價由是多私賂焉

徐錯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錯第進士累
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錯兄弟俱叅近
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錯著質論十餘
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錯爲序君臣上下

互為貴飾儒者榮之錯以開寶八年卒于金陵圍城
中卒之踰月南唐亡

鉉畧附
歸明傳

南唐書卷之十四

南唐書卷之十五

隱者傳第十

嗚呼古之所謂隱士者道德足乎已而時命大謬則
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而非違物離人以為高也物
與人莫為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
徒所以有德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隱者
雖不足以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僅可觀
者叙次于左作隱者傳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
輔政辟置門下薦為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

所裨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縣以自効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誥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即趨走於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叫嘯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呪曰夢孫爲縣令合居此廳爾爲鬼神應有祠宇丘墓安得爭此即命復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爲事邑

人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勤耒耜事繼母甚謹每晨夜具潔服問安侍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累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游湘湖隱于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己爲詩侶迄不遇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爲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逾八十詣南昌求見

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
今爲天子翼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
帛遣還署其子元爲秘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
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鴈行高送
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
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
灞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惜
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
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
石椁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因就

葬焉

陳貺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卧
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
鞞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
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
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
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曆象
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
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

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爲事會宋齊丘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爲之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貞外郎任暉相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

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脩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穉亭詩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道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恠或
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襪
至斲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
衣就谿澗出而曠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
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程乎堅癖嗜魚或
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鹽熟即啗之遊溧陽下
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峯前朝恩賜雲泉額南唐
以大唐竹林層建鴈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
為前朝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
猿啼情脉脉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

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渡後因轉輓于江南
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顰蹙不荅堅嘗至陽羨
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澗步若平地然衆昉神
之不知其所在云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
與諸生曲講苟獲糞鏹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
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
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即飲
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悞坐爐炭主人出之翌
日尻痛炳疑因酒乖忤遭其笞撻訊之乃知又嘗醉

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爲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兩者固殊安用掖爲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卧由是人頗重之是真全於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於南臺山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

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孺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遶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貞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鼈史館孫伯純各爲詩序以述其幽隱詡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詡評

之謂償以已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
廬山青牛谷高卧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構
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温韜之
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
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
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
死元素得之爲多

嗚呼業不素修自羣鹿豕斯謂之隱者樵夫牧子之
事爾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則
皆然或曰江夢孫沈彬嘗仕矣而列于隱士劉洞史
虛白嘗隱矣而列于儒術何哉曰彬與夢孫志於隱
而仕不得已焉洞與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予
何容心乎亦各成其志而已至如陳陶翻然有改而
所得多矣志不足言之也

南唐書卷之十六

義死傳上第十一

嗚呼大哉君乎猶天之覆焉猶地之載焉天地以爲籠而東西南北鬼方殊域無出於天地之度內則君臣之義孰可逃哉此事君者無適而非君也且人情莫不喜安存而惡危亡也及以身事人而與君同戚則由是而循義由是而死節將以終吾身而已又豈偷生忍耻以獲罪於天下後世歟禮曰大夫死衆士死制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此君臣之義盡矣雖然仕以行道而致君爲堯舜躋時爲太平者君子之

所欲也所欲者不可必得則不擇地而安之不臨難而免之者亦所以行吾道也故唐虞之際君臣都俞於廟堂之上則所謂守節循義者存之而弗試不幸罹於亂世而人君戚戚於憂勞之地則上焉學士大夫下焉武夫悍卒披肝瀝膽夷險一節忠義皎然貫諸白日之上是亦衰世之意也魏鄭公所以願為良臣而不願為忠臣者可謂有意於致君矣嗚呼三代而下縉紳先生多能言之五代之際霸據角立君無世臣臣無定主而視神器為蘧廬則士之全節者無幾劉仁贍之守孤城孫晟之不負永陵一坏土與夫

張彥能皇甫暉孟堅陳喬劉彥貞朱令贇胡則之徒雖非蹈道有足稱者作義死傳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吳武王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為左監門衛將軍黃素二州刺史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後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人皆悅集入掌親軍出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罷之仁贍以為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猥至郡人皆恐仁贍神氣閑暇部分守禦有若平

常群情乃安

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此先除仁贍而後周師至據江南錄野

錄遺事別錄皆與此同當以此書為是

彥貞輩不用其言以至喪敗故

仁贍軍令益信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剋獲甚衆仁贍按兵城守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都招討使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

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淮兵大敗諸將多見擒而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經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江南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江南使者孫晟等至城喻仁贍降晟望城中改其辭呼曰無隳臣節援兵即至矣仁贍於是城守益堅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

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
喘喘垂死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
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
養疾是日卒世宗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
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而
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
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
仁贍率哭之慟及贈太師焚其誥曰魂兮有知鑒周
惠耶歆吾命耶夜夢仁贍拜墀下若受命然壽州故

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
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工於
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
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爲妖以杖驅出
之易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
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
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
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
晟來奔于吳時烈祖輔政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甚

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怠倦烈祖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晟輕延巳爲人嘗曰金碗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元宗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唐願割壽濠楚泗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

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元宗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州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唐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及崇質還而晟留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

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刑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以死報國乃就刑其後世宗頗憐晟忠悔殺之元宗聞晟死贈魯國公

張彥能爲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能與其副鄭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彥能昭業戰死餘衆皆死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兵以戍之元宗嘉彥能忠贈侍中

南唐書卷之十七
義死傳下第十二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爲密州刺史虜陷中原暉
與秦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衛軍都虞候俄拜江州
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
拒周師彥貞舉止躁撓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
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死
天子徙正陽橋于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
神將操鉞一麾暉衆大敗收兵返走且戰且行欲
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遁去城中已亂暉

力戰創重死于

天兵子繼勳別有傳

實訓曰太祖擒皇甫暉

於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國光閑話曰太祖挺身力戰劍血服衲既而擒暉

孟堅初事王相為建州裨將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會邊鎬伐建陽堅以其眾先降鎬等資其策以取南閩及陳覺矯命攻晉安堅隸馮延魯軍中李仁達先求救於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四面合勢晉安窘甚越人泐海濟師旁岸阻濘藉簣乃可登南面諸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久之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為援也却吾軍以誘之登岸殲其援城必降矣堅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

求一戰而死無路爾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困城可圖也延魯不聽揮兵少却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堅死之諸軍皆潰陳喬字子喬世為廬陵玉笥人祖岳仕大唐為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于穆宗為統紀一百卷行于世父濬仕吳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喬幼敏悟耽翫文史以廕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即位頗器重之遷尚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既失淮甸耻其降號欲授機務于太弟而陳覺之徒因有

南唐書卷之七
二
窺竊之計輒謂元宗曰宋齊丘嘗贊烈祖變家爲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庶寧邊鄙而陛下優游邃處以養喬松之壽遵鼎湖之躅亦千載一遇也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丘輔政喬聞之排閣而入諫曰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假之他人今且授之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尚能制齊丘而再有之乎臣見淖齒李兌復作而讓皇幽囚于丹陽亦陛下之所親見一日垂涕泣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

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而齊丘黨與亦由此以敗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即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門下侍郎兼樞密使遂總軍國事政由已出李平潘佑之死亦因喬間焉開寶中

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已有悔將何及臣雖死實覲面於先帝後主曰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稽緩之讓何喬曰臣請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爲之謀也及

王師問罪喬誓以死守時降樞密院為光政院喬為
光政使而張洎為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
二臣之節不隳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俾喬與
世子仲寓開城門納之喬遽歸府以款投于承雷後
主促之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
益也喬意欲與後主俱死而不忍言臣請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其
手泣曰盍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
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
恙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
之曰吾死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後主求

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畢而王師遽入後
主俘于京師

太祖皇帝責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為對喬為
人孝悌惇睦宗族之貧者分祿以給之雖居權要家
無餘貲先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實
不能成禮後主貸之俾就婚焉惜乎不知時變死非
其所然亦忠於所事者也金陵既平改葬喬初求喬
屍不得或見丈夫衣黃半臂舉一手障面及發其瘞
以右手加額如所見焉

劉彥貞吳功臣信之子也授大理評事累遷屯田貞

外郎父喪免起爲將軍遂歷武職連刺海楚二州長
於吏事聲績日洽拜濠州節度使承劉崇俊虎政之
後裁以法度吏民頗服及移鎮壽春漸自矜大務爲
聚斂以奪民利壽春有安豐塘溉田萬頃彥貞託以
浚城隍大興工役決水城下而田畝皆涸因急其徵
賦民皆鬻田而去彥貞取上腴者賤價買之於是復
漲塘水歲積巨億賂遺權要以沽聲名魏岑受賄尤
劇羣議雜然推唱以謂彥貞用兵如韓彭理民如龔
黃倚之若長城及周世宗征淮甸命大將李穀攻自
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皇甫

暉爲援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
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
親征行至圍鎮聞穀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
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彥貞等聞穀退軍
皆以爲怯裨將咸師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贍使人
喻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慎勿
追逐君爲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
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
吾事者斬其舉止躁撓貪功自任類如此比至正陽
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施利刃於拒馬維以

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
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死于陣初彥貞鼓
行劉仁贍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師遇之無遺類
也乃號令軍中爲城守之備既而彥貞果敗諸軍皆
潰惟張全約帥所領奔壽州以其覆軍喪地自彥貞
始故恩不及其子孫交泰元年贈彥貞中書令而已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爲小校趨捷
善射椎首鷹目軍中號朱深眼累遷神衛都虞候會
林仁肇卒以令贇爲鎮南軍節度使 王師問罪後
主召令贇赴難令贇至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

而 王師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矣
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病不能
舉令贇遲之後主命益急使者旁午令贇不得已自
潯陽湖縛大筏載軍糧器用戰艦數百艘欲斷采石
浮橋直趨金陵或說令贇曰江水淺澁不利舟筏可
俟盛夏大江汎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贇曰業已
進俟盛夏乎遂帥水陸一十五萬至虎蹲洲與
王師遇令贇不識兵機自乘大航危簷重構建大將
旗幟中流指麾 王師聚攻之令贇先創巨舟實葭
葦灌膏油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

火油機前拒而反風迴煽自焚大筏水陸諸軍不戰而潰令贛投火死糧器俱焚煙焰不絕者浹日自是金陵絕無外援以至於亡

胡則爲江州副使金陵既下後主歸于京師諸郡皆送款則謂所部曰吾等世受主恩忍負之遂殺謀降者嬰城固守

朝廷遣使諭旨猶不奉命將軍曹翰帥師圍城

三年則誓以死守城將陷

太宗皇帝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

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

嗚呼甚哉死之難也非死之難而處死者爲難也非處死之難而擇其所處爲尤難是故或輕鴻毛或重太山其死雖一而輕重之異者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爾劉仁贍輩於死生之際亦度幾焉

南唐書卷之十八

廉隅傳第十三

嗚呼崇高富有入之所欲也其崇高乎天地之間者若鷦鷯巢於一枝一枝之外無所居也其富有於萬物之上者若偃鼠飲於長河滿腹之外無所容也天地亦大矣萬物亦衆矣一身之所爲曾未得其萬萬之一而固已厭足則一身之外我何與焉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許由聞其風而悅之其無待於外而傲睨於萬物之上則在我者皆道之真而在彼者皆物之粗道者吾之所固有而物者時之所儻來故棖

題數尺後車數十乘不足以望吾泰山嵒巖之安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不足以易吾飲水曲肱之樂
也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王子搜聞其風而悅之
大而天下重而一國有所不受則脩吾身以標準於
天下不亦貴乎馴致後世喪已於物忘真於利則清
風不競而廉隅遂喪如姚景之取予有節魯崇範之
一介不受馬文義之不入府庫許規之不顧遺金皆
後世之難能者作廉隅傳

姚景始事劉金爲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景晝瞑有
二赤虵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竒之引

爲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爲人使
典親兵歷制置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望鎮供
億滋厚而主將歛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
供億悉罷去常俸不給刑衣弊冠漠然古風初吏請
家諱景大署于紙尾曰諱賊吏於是屬吏拱手稍知
廉隅諸子爲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
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

魯崇範廬陵人也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
學校丁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窶九經子
史世藏于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

已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于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卻之皓謝曰俗吏浼濁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于仕

馬文義彭城人也父仁裕事烈祖爲使相文義以廕授千牛備身補浙西支使建州之役隸祖全恩爲判官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府庫爭取金貝文義獨收民籍

歸幕故建州雖經亂而民皆安堵文義與有力焉遷讚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賻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故不事事嘗羈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爲長者云子述事後主爲

監察御史亦有清節後仕皇朝

苛政傳第十四

嗚呼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陰陽和同剛柔相濟然後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人位其中戴仁抱義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苟忿戾殘忍而不全乎仁義則猶天之獨陽而無陰地之獨剛而無柔其於生成也殆矣古之聖人所以德刑並用而洽于民心者凡以知此而已循致後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則滅天地之德刻生民之性苛細慘烈無所不為可不痛哉昔孔子適楚有婦

人哭於路而哀使子貢問之曰爾之哭重有憂乎曰然子貢問其故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是以哀之子貢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聞之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作苛政傳

張宣字致用少事吳爲軍校隸大將柴棐棐愛人戢下諸將化之唯宣頗肆暴戾部曲苦之從劉信圍虔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遷諸軍都虞候徙爲左街使皆以嚴酷爲理及鎮鄂州置地室以鞠罪人罪無問小大入之則無全活未幾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鬪者

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
斬賣炭者梟首懸炭于市自是賣炭者率以十五斤
爲秤無敢輕重

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也始爲小吏善伺人之私捕
獲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爲李猫兒累遷大理卿持法
苛峻獄有未成則以蘆蓆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衆
德柔本無學術妄稱博學每呼馬爲韓盧染工爲伶
倫雖然不附姦佞善守職分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
置北寺獄德柔諫曰世豈乏士而俾闍豎得以弄其
文墨耶其議遂寢論者韙之

嗚呼唐末大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考諸前史
吳越最多唯南唐載籍脫略闍人內倖用否輕重不
可悉考案浮屠傳後主對佛像燃命燈以決大辟自
夕至旦火滅則誅之不滅則貫之由是富商大賈遺
賂內官俾續燈獲免者甚衆而此又有置獄北寺之
說則闍豎之職雖無考據而伺隙抵巇竊弄威德亦
已甚矣幸而國君儒雅未嘗嬖倖故不見斥於當時

南唐書卷之十八

南唐書卷之十九
誅死傳第十五

嗚呼三代之際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命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者未嘗不以賢而所以待大夫者未嘗不以禮及其世亂刑濫故殺之之甚有見於春秋者書人以殺殺以其罪也稱國以殺殺不以其罪也是以爲人君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後世君子耻於自明而爲小人之所誣則賢不肖駢死於市朝而陷其君於首惡之名者無世無之良

史所以直筆書之使後世爲臣者知法之不可犯爲君者知刑之不可濫如陳蕃李固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扼腕而歎之董卓王甫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愜然而快之是其刑之當否雖千載之後猶足以感發人之喜怒也南唐享國日淺可名之士無幾而誅死大半如宋齊丘陳覺李徵古李德明鍾謨張巒褚仁規王建封范冲敏皇甫繼勳林仁肇潘佑李平皆死於非命就其未死之行以考之則知其所死者不能無當否矣然則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爲國而自去其股肱譬諸排空之鳥而自折其羽翮孰

有不困者哉昔孔子適晉至河而還者聞晉殺竇鳴犢舜華也故曰刳胎而麟不至覆巢而鳳不翔君子惡傷其類也作誅死傳

褚仁規字可則廣陵人也始爲軍中小吏勤幹敏給可被繁使累除右職出爲海陵鹽監使海陵民好爭訟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竹葦之地財用所出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有舉籍取之事訖則以次償備罔有逋遺以故民不甚怨而供億公費不知限極烈祖喜之及以海陵爲泰州遷仁規爲刺史不移治所政亦如故

晚年國家少事仁規培克不已多入私門刑罰滋暴
加以奢縱宣徽使陳覺有宿嫌密啓其狀侍御史王
仲連亦劾之烈祖陽不問而陰欲罷其郡會將東巡
乃召以爲靜江軍都虞候督舟師以從及還都遂留
不遣仁規方承恩遇猥被摧折不勝忿恚乃上書自
陳無過而爲讒佞所間辭甚訐斥烈祖下其事命陳
覺充泰州按鞠使仁規聞覺往按歎曰吾嘗孤立所
知者主上而已陳覺首搆吾事而今以屬之何以自
明遂自劾即日收付大理賜死妻子徙和州
王建封少爲軍校驍勇任俠平建州功冠諸將拜信

州刺史爲人剛鷲無所忌憚及陳覺等矯命討李仁
達建封帥師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尅而先退諸
軍由此潰散遂失晉安元宗大怒陳覺馮延魯皆被
流竄而建封不自安元宗召還慰撫之使掌禁兵建
封怙罪愈多僭侈時魏岑鍾謨李德明皆當清要而
岑詭佞尤甚謨及德明亦輕脫俱不協衆望戶部員
外郎范沖敏頗耿介負氣深疾岑等而與建封相善
以建封方被寵任可去羣黨因勸建封上書歷詆用
事者請盡去羣小進用正人元宗大怒以其武臣握
禁兵不當干預國政流建封池州賜死于路沖敏棄

市

李德明不知何許人也落魄負大節累遷兵部員外郎文理院學士周世宗伐淮甸下滁州元宗懼先遣牙將王知朗奉書于世宗不荅未幾楊光舒泰斬相次潰元宗益懼乃遣德明與鍾謨奉表稱臣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亦不荅德明與鍾謨皆留行在明年元宗復使孫晟王崇質削去帝號願効貢賦世宗猶不荅於是鍾謨等見世宗英武而師甚盛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

質還江南而謨晟皆見留德明等歸盛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斬德明于市而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鍾謨皆以尚書郎待制恃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爲鍾李及謨還因覆案齊丘黨與追贈德明袁州刺史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廕爲軍校常從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爲理吏民安輯入爲

諸軍都虞候數年南唐老將亡歿殆盡繼勳雖少遂
拜大將軍貲產優贍而錫賚頗優於是營第宅侈車
服畜妓樂備珍美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
擬於王室及王師來伐繼勳保惜貲富無効死之
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於衆中但言國數窮
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
効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近臣屢
以爲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稀復朝見召之亦
不至後主於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軍還誘繼勳入
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門而衆軍

之士雲集鬻割繼勳頃刻而盡

嗚呼天屬之厚不可薄也於其所厚而薄之則其它
無不薄矣皇甫繼勳叛父於垂死之際及其事君又
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容於天地
之度內然則繼勳之死豈特人怨哉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也僑建康少爽悟博學屬文穎
脫時輩元宗寵用之拔自下位累遷吏部郎中顯德
中周師下楊光等州元宗遣謨與李德明奉表於世
宗未報而孫晟王崇質繼至謨等謂世宗曰唐畏陞
下神武保無二心願歸取表盡獻淮甸之地世宗許

之遣德明崇質還江南而晟與謨皆留行在既而江南拒命世宗大怒案誅晟及館中二百餘人同死獨赦謨以爲耀州司馬謨在耀州以詩貽其州將其畧云翩翩歸盡塞垣鴻殷殷驚開蟄戶蛭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塵中江南暨周平世宗召謨授衛尉卿放還國謨作詩以獻其畧云三年耀武羣侯服一日廻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以間其君臣也元宗果銜之謨歸爲禮部侍郎判尚書省國政悉秉於中臺相府但糾轄而已謨既秉權鑄大錢改制

度恃其才能挾中朝之勢尤橫恣不法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存問時太子真叅物庶政謨薦其所知閭式爲太子司議郎百司關啓多由之初李德明與謨善德明之死給事中唐鎬與宋齊丘同議至是鎬不自安又頗納賄謨知之面詰其狀鎬大懼及謨復使周以世宗之言覆按齊丘黨與陳覺李徵古以下皆伏誅鎬益懼會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軍都虞候常詣謨第相歡或至夜分鎬時掌樞要因構謨與巒謀爲不軌元宗疑之太子真卒從嘉以次當立而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尚以世宗

之故未即加誅乃罷其職爲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
貶謨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
日監督上道馳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
作絕句十餘章其辭皆悽愴至郡月餘遣人就縊殺
之謨尤好古碑奉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
嘗見龜趺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
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
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晟
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縊亦賜死于宣
州

潘佑散騎常侍處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
貲產文章贍逸尤敏於論議時譽藹然中書舍人陳
喬戶部侍郎韓熙載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俄直
崇文館輔後主於東宮後主即位遷虞部員外郎史
館脩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
士陳致雍習知公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叅
議佑立論以沮之文彩可觀後主竒其議頗見施用
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用事極論時政
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敦喻佑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
去乃徙佑專知國史悉罷其職時江南衰削國步多

艱佑所上諫疏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後主惡之又其所薦黜與時輩不協因誣以他事劾佑佑自劉母及妻子徙饒州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悞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

李平初爲河中李守貞從事漢隱帝立守貞據城叛隱帝命周太祖討之守貞遣平與朱元奉表來乞師未返而河中平遂留江南越人寇毘陵平自言有武畧因以爲將固辭乃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

進逼蘄州周師先遁平入保其城即以爲蘄州刺史會朱元叛元宗恐其不自安召之還都使者失旨鎖平送建康元宗慰勉之拜建州節度副使徵爲衛尉卿平本好神僊修養之事而動多恠妄自言僊人神鬼常與通接潘佑亦好仙平因與親善之言佑父處常今已爲僊官而已與佑亦僊官也家置靜室人莫能窺佑既獲用請復井田法深抑豪民有買貧戶田者使即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曠土盡令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命行于下急如星火州縣吏胥因以爲姦百姓大擾聚而爲亂後主知立法

南唐書卷之十九
之病即罷之佑復薦平知尚書省由是羣議紛紛以
爲壞法殃民皆由平始乃先收平下大理使收佑佑
自剄平縊于獄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南唐書卷之十九

